

那年 我十六岁

杨群江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年我十六岁/ 杨群江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07-8227-6

I. ①那…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8199 号

NANIAN WO SHILIU SUI

那年我十六岁

出 版 人 刘迪才

作 者 杨群江

责任编辑 黄 圆

装帧设计 杨 威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771-5824675

传 真 0773-2582200 0771-5824817

印 刷 广西昭泰子隆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 mm×1230 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8227-6

定 价 30.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杨群江，男，侗族，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在广西三江县程阳桥畔的一个侗族寨子。初中毕业后回乡当过农民，当过代课老师，当过乡干部，现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文联任职。出版过中篇小说集《我们乡干部》，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第四届签约作家。

最是青春年少时





父亲被押去大沙河水利工地，我却收到了平阳中学的转学通知书。

通知书是手写的，连公章也只看到一半。那年头就是这样，我们平坝的附中也没差到哪里，可一股风吹来，三个大队初二毕业班的人，就得鸡鸭共笼聚到一块。鸡多笼小，因而这转学，也要考试。不过这考试也就考考罢了，老师早就说了，这考试只是个参考，能不能转学，重在表现，那些调皮捣蛋表现不好的人，平阳中学是不要的。

老师说的那些调皮捣蛋表现不好的人，就包括我。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调皮捣蛋表现不好了，我只知道在父亲被押去公社批斗后，全班的同学都对我调皮捣蛋。我父亲搞投机倒把，拿布票去城里换粮票，再把粮票拿回村里换布票。但父亲去换粮票时又没叫我，全班的人都叫我“投机倒把”还叫我怎么好好表现？只要是谁叫我“投机倒把”，我就跟他水火不容势不两



立，打得过的就打，打不过的就在厕所里画上他的名字，名字下面写上这么一句：某某死了吃三光（碗）屎。这行具有创造性的文字，让我一下子臭名远扬，平阳中学，岂肯要我！

本来我对转学已不存什么奢望，想不到这时平阳中学居然把转学通知书送来了。——然而现在，我还转什么学？我父亲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哪还有什么心思转学！

但母亲却坚决要我转学，在父亲被押去大沙河水利工地后，母亲倒变得聪明了。母亲说父亲只是经济犯，虽然去大沙河干“四类分子”的活，但也还不是“四类分子”，只是家里要想不再让人批斗，还得靠我。我的学习成绩虽说不好但也绝对不坏——只要不坏，一切就皆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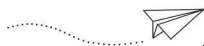
就这样，一九七六年的春天，在一个不阴不阳的早上，我来到了平阳中学。

二

我是带着母亲的嘱托肩负着振兴全家的伟大使命来到平阳中学的，母亲的教导让我下定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然而没想到的是，刚到学校的第一天，我就跟我的同桌干上了。

来到平阳中学后，我才知道学校开学已有三天，并且很快就知道其他同学的转学通知书全是粉红色的硬纸，和我的不一样。我的心情本来就别样的糟糕，当班长陆凤梅笑咪咪地把我带进教室时，我的心情更是糟糕得像一泡被雨水浸泡过的狗屎。

陆凤梅把我带到陈浩然的那张课桌前，实际上一进教室我就知道我要坐在那地方，因为二十多张课桌只有班长陆凤梅和他单独占一张。单独占一张课桌的人一般都是有问题的。陆凤梅是班长，看年纪要比我大上两三岁，个子也要比我高一些，单独占张



课桌可能是老师的安排；而这陈浩然，除了比我胖点，看不出还有什么奇异的地方，这样的人也霸着一张桌子，没问题才怪呢！果然，还没等我坐下，那陈浩然就“呼”地站了起来，跟着，手一挥，一道白色的线条就把我俩共有的那张课桌划去了五分之四。

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叫陈浩然，也不知道他早已把我家的底细摸了个一清二楚，但我却知道这小子好像活得有点不太耐烦。活得有点不太耐烦的人是很容易让我也耐烦的，只是现在……现在我已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尽管我的心情糟糕得像一泡狗屎。

我坐了下来，还好，二人凳的四分之一正好容得下半边屁股。

这一节上的是政治课，往日，一上政治课我就比较容易头疼，而现在——当那位上政治的老师走进教室时，我的头当即就疼得快要爆炸了。

上政治的老师叫杨奔才，小学四年级时曾上过我们的算术课。我的算术成绩一直不是太让我爸高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位杨奔才杨老师。杨奔才和我妈都是平阳人，论亲戚他还得叫我妈一声表姐，然而我母亲的这位表弟根本就不认我们这门亲戚，倒反过来处处刁难我。我迟到时他说我是无组织无纪律，第二天我起个大早把教室走廊扫得一干二净他又说我是假积极，反正在他眼里我怎么都不是个好鸟，无论怎么表现就是不能得到他一句表扬。有一回，他在黑板上出了道应用题，很简单的乘法计算，但全班就是没有一个人举手。杨奔才下不了台，就点名叫我上去。我讨厌这个人，就故意把那乘法弄成了除法，而在杨奔才涨红了脸问我做得对不对时，全班的同学竟然异口同声地喊出了个“对”字。杨奔才猛地在黑板上打了一个“叉”，由于用力过度，手里的粉笔都断成了三截。

杨达悠你就知道吃三光（碗）屎！

从那时起，我对算术就彻底地淡了下来，也对这位老师产生了无可名状的恐惧，可没想到三年以后，他又出现在了我的



面前。我隐隐地感觉到：有杨奔才在，我就别想舒舒服服待在这平阳中学。

杨奔才好像并没注意到我，我们起立喊完“为革命学习”，他便低头上课。说是上课，他却没有带课本，说的《水浒传》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投降派宋江我们就更不认识了，但杨奔才却是口若悬河，说得津津有味。

陈浩然从老师进教室起就像夏日水塘里的青蛙一样，不断地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后来不打了，却扯过我的新作业本，埋头便画。我说过我已重新做人，尽管心疼得要命，但还是忍了。好在陈浩然画了一页就不画了，他也画不出什么名堂，一页纸颠来倒去地就画这么一句：宋江，投降，杀kk；投降，宋江，kk杀！

说实话，当看到陈浩然画的这两句话时，我竟会心地笑了，这使我想起了电影《地道战》里挥舞军刀偷袭高家庄的山田，我的同桌原来还这般幽默。但陈浩然天生就是个贱种，当他看到我朝他笑时，就白了我一眼，接着便埋下头，笔走龙蛇一笔便画出了一个戴高帽的坏蛋。我以为他在画投降派宋江，也就没多想，不料他龙飞凤舞了一阵，那坏蛋的高帽上竟赫然显出了七个字：杨达悠——投机倒把！

我火烫般蹦了起来，紧接着双手一掀，由于用力过猛，猝不及防的陈浩然连同那张凳子，一起卷进了隔壁陆凤梅的桌下。就在陆凤梅惊叫着跳起来的同时，我已飞了过去，对着暴露在桌子外面的陈浩然的屁股就是两脚。

杨奔才大概被惊呆了，他显然已经认出了我，然而在我又朝陈浩然的屁股上踢两脚后，他竟然还一动不动，直到同学们围上来把我拉开，他才朝我雷鸣般吼了起来：

滚出去！

我站着不动。

实际上在给陈浩然两脚后我已经后悔了，我站着不动，是为



了给杨奔才一个发泄的机会——也许他发完一通脾气后还会原谅我。然而杨奔才根本就不买我的账，他大步走上前来，一把抓过我的衣领，老鹰叼小鸡似的将我提到了门外。

陆凤梅从教室里追出来，说赶快回去向杨组长认个错，要不你真的读不成书了。这话不说还好，一听说杨奔才还是教学组长，我当场就瘫了下来。

三

我逃到了外婆家。

舅舅犯“反革命罪”还在牢里，舅妈早已过世，表哥去了大沙河水利工地，外婆家实际上就外婆一个人。外婆温和，小时候，在家里受到什么冤枉，我都要跑来外婆家里寻求安慰。每当这时，外婆就会轻轻地搂住我，也不说话。正是搂着不说话，我就更觉得委屈，哭声也就更急了，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一进门见到外婆我就委屈得直流眼泪。然而奇怪的是，这一回见到外婆，我却怎么都流不出泪来了，我只说放学了来外婆家看看。外婆自然不会再抱我，当然也还是不说什么话，吃完午饭就扛锄头下地去了，直到她走出去很远很远，我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知道自己犯下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个错误，也许会把我的的一生都断送了。

家是暂时不能回去了，而学校，现在也许已把开除我的通知书送到了母亲的手上。想到这儿，我把陈浩然恨透了：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让你，你怎么还要把我逼到这个地步！

我决定天黑后再潜回学校，我上不了学，也绝不能让陈浩然在学校里逍遥自在。

但还没等到天黑，我的班主任就找上门来了。



因为要等到天黑才能去找陈浩然，百无聊赖的我只好又到大舅的房间里翻看那些不知翻了多少回的连环画。我大舅原是寨上的桂戏师傅，大大小小薄薄厚厚的书籍装了几箱子。我在那些箱子里翻了一阵，竟然翻出了一本《水浒传》来。

《水浒传》可不是什么好玩意，毛主席说了，“《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但现在我已经被开除了，投降就投降，投降也没人看见。

于是我翻开“投降”的《水浒传》就胡乱读了起来，才读了两三页，就读出兴头来了；再读下去，我居然有点喜欢上了那位给晁盖晃大哥通风报信的宋江，我在想：这样讲义气够朋友的人，怎么就投降了？

班主任就是在我怀疑宋江投降时突然走进厅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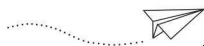
木楼外，不知什么时候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也许是下雨的缘故，也许是正为宋江的命运而紧张焦急，班主任走到我面前我还丝毫没有察觉，直到他问“看书啊？”之后，我才触电般弹了起来，并且闪电般把那书藏到了背后。

但老师早已看得真切，在我把书藏到背后的同时他又轻声地说了一句：《水浒传》啊！

我只好把书亮了出来，在惊恐无助地等待来人揭发批判的同时也把来人看清了。这是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乌黑的卷发，明亮的大眼，高挺的鼻梁。我略微一怔，就知道这是老师来了——在他的身后，还站着我们的班长陆凤梅。

果然，他很快就把手伸出来了，说，杨达悠，认识一下，我叫刘仕庭，你们的班主任。

我不说话，却把手里的《水浒传》递过去了。他接过来，翻了两下，说，这书保存得真好，不过，你现在还不是读它的时候。刚才我和陆凤梅到你家去了，我不知道你家里……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要是早知道，我会亲自把通知书送给你。回校吧，



要上晚自习了。

我只觉得耳朵在嗡嗡作响：回校？学校不开除我？

学校没有开除我，甚至连个通报批评也没给我记上，倒是那陈浩然，被组长杨奔才叫去臭骂了一场，在勒令他还我一本新作业本的同时也勒令他擦去了桌子上的那道粉笔线。陈浩然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不服，一天到晚对我竖着眼，时不时还把牙齿咬得吱吱乱叫。每当这时，我也朝他狠狠地剜去一眼，也把牙齿磨得霍霍在叫。他是自作自受，我理直得很，更何况，就这宝贝，钻到木桶里，我照样能把 he 料理得干干净净。

我知道学校没处理我，肯定是班主任刘老师为我开脱了罪责。知恩图报，我思量着要找个机会向刘老师表示感谢，顺便问问《水浒传》里的一些事情。因为实在惦记着宋公明哥哥，我已偷偷把大舅的《水浒传》带到了学校。在我的印象中，刘老师对《水浒传》好像也不怎么反感。

机会终于来了。这天中午，像往常一样趁着大家都去操场打球而在偷看《水浒传》的我，看见刘老师提着只桶去河边洗衣服，于是赶忙把手里的《水浒传》塞进被子里，也提了只桶朝河边赶来。

然而当我来到河边时，刘老师却不见了，蹲在小码头上洗衣服的，是班长陆凤梅。

说实话我并不太喜欢陆凤梅，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这要在寨上，早就嫁了人，而她还跟我们混在一起，白长了一副好面容。这还不打紧，要紧的是这陆凤梅虽然贵为班长，却从来不讲原则，见了谁都是眯眯笑，好像谁都会给她分一颗糖。前天是我和陈浩然值日，那浑蛋不干活，带了个皮球在教室旁边乱踢，陆凤梅不说一句话，笑咪咪地拿起扫帚跟我一起扫起地来，典型的姑息养奸养虎为患。

陆凤梅见我到来，不说话，却又眯眯笑了。我有点讨厌她的



笑，便问刘老师去哪儿了。陆凤梅这才收住笑，说，杨达悠，你找刘老师怎么找到河边来？你应该到他房间去。我说我已经看见他从房间出来了，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陆凤梅一脸潮红，说是你看走眼了吧？刘老师没来这里。

我就怔住了，我怎么会看走眼呢？

我提着桶昏昏地往回走，刚迈进宿舍，一件更不可理喻的事又朝我袭了过来：陈浩然藏在被子底下的十块钱不见了，他直言不讳地宣布那偷钱贼就是我！

我当时的反应还是那么迅速，陈浩然话音刚落，我已劈手把他抓了过来；陈浩然显然也有了准备，在我将他拉过来的同时已把一只脚扎进了我的双脚之间。

但还没知道是蛇死还是蛤蟆烂，我们就被同学们拉开了，很快我们就被杨奔才“请”到了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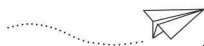
陈浩然果然是浩气凛然，当着刘老师和杨奔才的面一口咬定那钱就是我偷了，理由是午休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我也出奇的冷静，我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说你别狂吠，信不信老师不在，我一边手就能废了你！

我当时是下了必死的决心，两位老师可能也听出了这话的分量，在我说完这话后，竟都成了哑巴。陈浩然看来真的是一点都不怕我，见老师被我镇住，就提出要回宿舍搜床铺，直到这时，刘老师才冷冷蹦出了一句：

你有什么权力搜别人的床铺？！

杨奔才也不同意搜我的床铺，理由却是“傻瓜也不会傻到偷了别人的钱还藏在自己的床里”。陈浩然听罢，就威胁说学校要是不管他就报公安。这话一出来，我一脚就蹬了过去。我相信我完全有能力一下子踢掉他的脑瓜！

当然我还是让同学们抱住了。杨奔才见我已近疯狂，就拍着桌子站了起来，说，真是狗改不了吃屎，除了打架，你还会什么？



因为丢了那么多钱，而有重大偷窃嫌疑的我又死不认账，最后学校也只能把公安请来。没摸过蛤蟆当然不怕雷公吼，但另一件事情却让我不安起来：我被子里还藏着本《水浒传》。

好在公安并没有翻我的床，而是直接走到陈浩然的床边把他的被子掀起来了。结果这一掀，就掀出张拾圆的人民币来。那公安怔了一下，抬手就给陈浩然一巴掌，说小杂种你睁大眼睛看看！陈浩然傻了眼，捂着脸把那张钱拿过去，只一瞄，就大声道，这不是我的钱，我的钱有记号！话音刚落，他的脸上又挨了一巴掌，紧接着公安的骂声又响了起来：号你个头，再胡来我一枪毙了你！听清楚了，这个学期还考倒数第一名，我溺死你！

后来我才知道那公安原来就是陈浩然的爸爸。

陈公安把杨奔才和刘老师拉到一旁说了一阵，骑上车走了；陈浩然讨了个没趣，也灰溜溜地走出宿舍。待他们一走，我便迫不及待地跳上床。

但当我将整条被子都抖开来时，我的心都差点儿跳出来了。

藏在被子里的《水浒传》，不见了！

四

天黑时，陆凤梅找上了我，说刘老师要我去一趟。

一整个下午，我都是在恍惚和惶恐中度过，虽然陈浩然逃课不见了，可我总感觉身边还安着一颗定时炸弹，而这炸弹又不知什么时候才炸响。陈浩然的钱是找到了，可我的《水浒传》去了哪儿？谁从我的被子里翻去了《水浒传》？这翻去《水浒传》的人到底想干吗？

我惶惶不安地走上了老师的办公楼，又战战兢兢地敲开了刘老师的房门。



刘老师的房间不大，摆设就更简单了，一张床——床上一床梅花图案的被子，一只箱子，另外就是一把椅子和一张办公桌，整个房间可谓是一穷二白了然清楚。

然而当我把目光集中到那张办公桌上时，我一下子就呆住了。

桌子上摆着的那本书，正是我的《水浒传》。

刘老师好像没注意到我的反应，在我还茫然不知所措时，他漫不经心地把那本《水浒传》拿了起来。我心里一顿，正想伸手去接，这时候，一张拾圆的钞票像变戏法似的从书中蹦了出来。

他举起那张钱，面无表情地说，这是陈浩然的钱，左上角有他写的“杀kk”。

我一下子大汗淋漓，连心跳都停止了。

我现在只问你一个问题，这钱，怎么夹在你的书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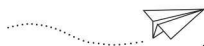
我张开嘴，但无论我怎样挣扎，那喉头就像被魔鬼的手紧紧卡住了一样，怎么也透不出气来。我知道我这是窒息了，于是只有拼命地摇头，摇头……

初春的冷月逼人得很，一阵寒风吹来，我猛地打了个冷战：这时候我才发觉我已走到家门口来了。

我不知道我怎样走出了刘老师的房门，更不知道我怎么就跑到家门口来了，不过有件事我一点都不糊涂，那就是：我再也不想读这丧气的书了！

说实话，上学七八年来，我还没见过哪位老师像刘老师一样关心我，但现在，连这个关心我的人都在怀疑我，我读书还有什么用？！我可以容忍别人的白眼，也可以不把陈浩然这号小流氓的欺凌放在心上，但我绝对不能忍受别人污辱我的人格！

然而就在伸手要推开楼门时，我突然就后悔了。我忽然想到了母亲那忧郁的眼神，在那忧郁的眼眸里，还汨汨地闪动着那么一缕美丽的光亮，而我现在的举动，无异于要将这点可怜的光亮彻底地碾成粉末。你这是干什么？怎么这样沉不住气了？刘老师



问得不对吗？他不过是想听你的解释罢了，你这样一跑，倒让他以为你真的是做贼心虚了！

我悄悄地返回了学校。我是肩负着振兴全家的伟大使命来到平阳中学的，我不能让母亲的眼睛失去了那美丽的光亮，这点小事，实在不值得母亲为我担心。

然而母亲又怎么能不为我担心呢？第二天早晨刚起床，母亲就来到了学校。看着母亲头上那晶亮的露水，我立刻就明白了她的来意。我把母亲拉到一旁，问昨晚学校是不是有人到过家里。母亲愣了一下，从竹篓里摸出那本《水浒传》来，说，过来了，是刘老师来的，他要我把这书收好，说你现在不要读这本书。他还对我说了，那钱是陈浩然夹到你这书里去的，他这是想栽赃陷害你。听到这儿我那本来已平静了的心立即又沸腾了起来，只要不是有脑膜炎，谁都明白这是陈浩然那杂种弄的鬼把戏，而我的班主任却对我产生了怀疑。想到这儿，我忽然又想到了陈浩然被子里的那十块钱，那钱，应该就是刘仕庭放进去的，如果他真的以为是陈浩然在陷害我，就没必要往陈浩然被子里塞钱，更没必要问我《水浒传》里夹的钱是怎么回事。说来说去，他就是认定我偷了陈浩然的钱，他不说出来只不过是想要保住他这班主任的面子罢了。我恨恨地对母亲说：你别听这老师胡说八道，他就是怀疑我偷了陈浩然的钱，一会陈浩然来了，我还要找他讨个清白！母亲听到这就长叹了一口气，说果然让你老师说中了，他就是担心你这样做才叫我到学校来。陈浩然是我们惹得起的吗？人家可是公安的人！

我不怕公安的人！我说。

你不怕可你爸怕呀！母亲说，你爸捎信来了，做完那段水渠，他们就能回家，他要你好好读书别惹事。听说又要搞运动了，这运动一来，不知又要有多少人受罪；你要是跟陈浩然这样闹下去，你爸恐怕真的成“四类分子”了。



我一下子就被镇住了，想起远在大沙河水利工地上的父亲，泪水就在眼眶里转了起来。我不能让父亲因为我而成为“四类分子”。我把眼泪强压了回去，小声说，妈，我懂了，你回去吧，我不跟陈浩然闹了。

不知是做贼心虚还是被他老子扇了两巴掌，这天早上陈浩然回到学校，老实多了，尽管对我还是一脸的不屑，但到底没公开叫板。刘老师来上课时，似乎也忘记了昨天的不快，课讲得比往常更动听了，连陈浩然也听得像野羊穿坡似的两耳直愣愣地竖着，一场丢钱的风波也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早饭还是盐水泡饭，本来我的肚子早已习惯了这盐水，但不知是昨晚着了凉还是心神不定，饭没吃完我就听得自己肚子咕咕炸开了。上完厕所回到教室，刚好受一点的肚子又咕咕在闹，于是赶忙又奔向厕所，等再从厕所跑回教室，早迟到了。

这节课上的是数学课，上课的是杨奔才（政治课他只是兼职）。我说过我不喜欢数学，不过来到这平阳中学我已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因而对这数学就不能嫌弃，不但不能嫌弃，而且还要多亲近一点。

但越想亲近一点就越迟到。

好在杨奔才并没批评我，他只是瞟了我一眼，又继续上他的课。我战战兢兢地翻开课本，翻着翻着，一张十元钱的纸币就“唰”地从书本里冒了出来。那钱在书本里抖动了一阵，竟像一只充气的气球一样越来越长，越来越大。“啪”的一声，气球爆炸了，散开的碎片变成无数鲜艳的花朵，嵌满了山冈、田野、操场、教室，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花的海洋。——我的肚子又咕咕叫起来了。

我知道自己产生了幻觉。怎么会这样呢？虽然我表现不好，但上课时我从来都是聚精会神。我摇了摇头，想把鲜花从脑子里撵开，但这一摇头，那满山遍野的鲜花忽然就变成了无数朵红